

77. 73-8



著 鍾 彬 陳



版 出 局 書 和 共

七 二 九 一





蘇俄治下的勞動反對派



著作者 陳彬華
編輯主幹 湯彬華

共和書局出版

9333

F238

4231



蘇俄治下的勞動反對派

—

勞動反對派是在蘇俄布雪維克內部的。他們要從內面救出布雪維克。當絕望的證據已經確立了的時候，他們自動的放棄了多年建立的主張，分別了久共患難的兄弟；決心要從內面救出共產主義。

所以勞動反對派不是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或其他投機派，反動派之類，也不是要打倒共產主義，或難爲布雪維克。他們自以爲自身是共產主義者，自身是布雪維克；是共產主義者中的共產主義者，是布雪維克中的布雪維克，或馬克思主義者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愈是如此想，他們愈信對於今日的布黨，有在黨中建黨的必要。

勞動反對派嘗說一方在黨內主黨，一方又誓不脫黨；布黨的幹部也

念他們多年的功勞，最近決定不除他們的名。然而最後他們還是和多年的僚友分離了，和列寧、托爾基也脫離關係，從黨中跳到黨外，自成一派，反做了布黨的一大敵國；反抗列寧、托爾基的鐵血政治，標榜着絕對不妥協的態度。

我現在不是要敘述勞動反對派和列寧、托爾基等政治家何者爲真正的布黨，或何者傳受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勞動反對派在現今蘇俄的治下，果如他們所說是從「歷史的必然」中產生出來的嗎？果真是人類進化的先兆嗎？在人類的歷史中，這最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給了俄國勞動者什麼福利？給了世界什麼影響？我們若看一看勞動反對派，或能明白一二了！

勞動反對派沒有名人做他們的指導者，正如古倫達女士所說，勞動反對派不是在名人指導之下的團體，既沒有著名的理論家或雄辯家，

也沒有無聊的政客或政治家，借着訓練的美名，來奴隸他們，像那些強制一切工廠勞動者加入工會的辦法。（註一）——工會是由保守的、進步的、諸凡革命階級的勞動者組織的。——勞動反對派是工會中肉體勞動者的純粹團體。他們一團中知名的人只有古侖達女士和西利布尼古夫二人，二人之外，不過是一羣卑下的勞動者罷了。牠的產生不是由於「勞動貴族」、「勞動員役」也不是沾名的勞動者，冒充的勞動者，或以勞動運動為餌的運動家，牠是從真正工廠勞動者當中生長出來的，是勞動者自己發起，自己組織，自己運用的自然產物。但他們不是社會民主黨少數派，不是工團主義，當革命後蘇俄工會的社會民主少數黨和工團主義的勢力被驅逐殆盡的時候，布黨乃獨占工會，由蘇維埃的官吏和共產黨幹部之手操縱，強制和命令七百萬工會會員；勞動反對派固然也是工會會員，但他們是無產階級中的無產階級，勞動者

中的勞動者。

在蘇俄共產黨中或現代有名人物之間，一般評論也如列寧所說，勞動反對派是「精神錯亂」，是些理論家，是以共產主義來亂發命令的共產獨裁官。

愈爬上共產黨的梯子，勞動反對愈無勢力；愈爬下，愈可聽到勞動反對之聲，尤其是對於冬宮及克萊姆林宮殿內的官員，反對得利害。他們一班人是與工廠的機械共寢食的，在油、泥和血汗裏面生活的，從專制黑暗時代到米里由、吉夫有產階級時代，從凱倫斯基的小有產階級時代到列寧的無產者獨裁時代，他們總是和舊日的永久奴隸全無分別，全無變化的。他們在油、泥和血汗之間，見到四周，才認識了他們自身；於是他們醒覺了，勞動反對派乃成爲歷史上必然的產物。所以勞動反對派不是依理論產生的，不是依獨裁官的命令產生的；在他們開始認識

自己地位時，不能具有共同的綱領，共同的論題，共同的理論，完全是一班可憐又無知無識的人們。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寶物，那就是他們自己的意識。——不從理論而從日常的體驗，和直覺中生出來的階級意識。——所以只有勞動反對派才主張真的共產，真的無產階級運動，真的布雪維克，真的無產階級的亞伯脫格爾，或真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們對於克萊姆林宮殿中的官員，組織了他們自己的反對派。（註二）

（註一）民國十年以後，強制加入工會的辦法取消了。（參照 *Leitsätze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Russlands über die Gewerkschaftsverbände*）

（註二）勞動反對（*Arbeiteropposition*）的情形明白見示於世人的是古倫達女士的俄國的勞動反對黨一書（*A. Kollontay, 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Russia, 1921*）此書在蘇俄已絕版。

三

一般人都說蘇俄是勞動者的國家，是世界上資本主義中間唯一勞動者的國家。別國是資產階級者獨裁，她却是無產階級者獨裁。「人權宣言」宣布了一切人民的平等權，蘇俄憲法給與「勞動且被搾取的人民以權利。」（註三）在此無產者的國裏，烏拉蓋爾、珊米諾夫、古爾若克、戴尼金及軍閥、匪徒等樹立叛旗，是大家都已知道而且能理解的了。

勞動反對何以會猛然抬起頭來呢？在勞動者的國裏，何以會產生勞動反對派呢？在無產階級的亞伯脫格爾共產黨當中，勞動反對派何以會認識他們自身呢？當真如托爾基所說是「政治的危險」嗎？還是如列寧所說是「精神錯亂」呢？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布黨的獨裁政治之下，勞動反對的

發生並非何等的奇蹟，乃是理論上必然之事。從此我們可以認識勞動反對的真意義了。

勞動反對的發生是極自然的，沒有人去催促，沒有人去計畫，不要宣傳和命令，自然會產生於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之下。這和資產階級的自
然產生是一樣的，和無產階級的自然產生也是一樣的；不是特意要產生於蘇俄，蘇俄適合於他們產的條件罷了。這可說是「必然的結果，」很自然的他們都認了他們的自身；於是這些卑下而不幸的勞動者發出誠懇的呼聲來了。「莫斯科起了什麼事，一點也不知道；但和你們的問題同樣的也引動了我們的心。」這是從西比利亞曠野歸來的一個勞動者在坑夫會議席上對另一個勞動者說的話。我們應該知道「在勞動反對的背後有許多勞動者的心。」（註四）

（註三） Die Verfassung der Russischen Sozialistischen Föderativen Sowjetre-

publik, Erster Abschnitt, Die Deklaration der Rechte des werktätigen und ausgebeuteten Volkes.

(註四) Kollontay, op. cit., p. 5.

四

勞動反對派的成立至少有四個原因；就是（一）布黨官員派的「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二）官僚政治，（三）集產主義和（四）投機政策。

五

關於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這裏沒有詳細討論的必要；這裏必要的是獨裁政治的形式和運用。

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照字面上說是無產者的獨裁政治，或一黨的獨裁政治。以科基的話來說：「非階級獨裁即政黨獨裁。」（註五）此

問題若爲形式問題，則是愚笨的問題。賢明的布黨在今日誰都知道他們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在形式上全不是一黨派的獨裁政治。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者不是反對其他勞動者的別一政黨。」又說：「共產主義者決非具有別種原理，牠和一切勞動者的政黨所不同的，只是「立於無產階級全體上」的一點。」（註六）又加上布黨在各國建立共產黨，驅逐科基、非爾夫登、朱拉琪、麥克唐、命蓋及其他各國勞動運動的投機者、社會的憂國者、和平革命論者等有名的二十一條件。（註七）共產黨要指導世界革命，共產黨要實現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當然取獨裁政治的形式，宣言道是「蘇維埃」，是勞動者會議商店使用人同盟及其他無產階級全體的組織。但俄之蘇維埃、德之萊脫制度、英之商店使用人同盟都不是由他們自己的意思來活動的，乃是共產黨代爲主持一切。「共產黨黨員是無產階級中最進步的、最勇

敢的……其人數雖比無產階級全體的人數還少……但指導着無產階級的全體。」（註八）依拉台克說，則「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只有共產黨的獨裁政治才可行。」（註九）但依他們的理論，則謂無產階級的統一是不可能的。支配他們的只有他們的首領。這是很明顯的。勞動階級由其首領支配，這就是共產黨的獨裁政治，和階級的獨裁政治是一樣的。（註十）如此由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發展到共產黨的獨裁政治，但尙不止於此，其結果非發展到指導者的獨裁政治不止。

列寧是崇拜泰勒（Taylor）制度的，有能率的組織和訓練在布黨治下是最急的要務。依列寧說則獨裁政治是鐵血的權力。此獨裁政治必藉一人之手而實行，那是歷史上的教訓，一切的無產者非但有絕對服從一個人的必要，其活動期間，也得服從蘇維埃的指導者。（註十一）爲什麼呢？依佛哈林說則共產黨雖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即在活動期間，

完全的統一也不能常時存在，故非由首領指導不可。（註十二）但列寧則更進一步，本來列寧的膽是最大的，依他說起來，則無產階級必當由他指導，若對於指導者懷疑或有異議，便是無意識，便是愚笨。（註十三）

蘇俄的共產黨嘗有七十萬黨員，至民國十年約有五十五萬，那年年底大清黨以後，只有三十五萬了。（註十四）共產黨選舉十九人做中央委員，那是共產黨中最高的官員，托爾基、列寧、佛哈林、齊諾以夫、加里寧、湯姆史基、加曼夫、拉台克均在其內。（註十五）在此十九人中又分組二部，各以五人組織之。此二組織共計十個人，是蘇俄共產黨的最高指導者，也是蘇維埃的最高指導者，也是無產階級運動的最高官員。他們每年雖開一二次一星期長的共產黨會議，但他們有軍隊在側，有資力在手，有無產階級的國家，又有壓迫無產階級的機關，即言論的自由

也是他們獨占的，他們當然是最高的獨裁官了。蘇俄的獨裁政治，事實上只是以十九個中中委員爲中心的獨裁政治。十人或十九人發出命令，三十五萬的共產黨員，七百萬的工會會員，一切無產階級均須服從其「訓練」。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台勒制度，也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對於此種制度懷疑或有異議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小資產階級，是社會民主黨少數派，還有一種便是所謂「小兒病患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無意識愚蠢者，或是「政治上的危險。」——勞動反對派。

在今日的蘇俄，大大有名的二人，佛哈林和拉台克嘗有後者的傾向，然而這個態度若是始終一貫，他們可說是太賢明，太政治家了！（註十六）他們進於改過遷善之道，許多「小兒病患者」無政府工團主義

者、無意識而愚蠢者、或「政治上的危險」都從共產黨腳下、共產黨的下層、以不能抹殺的本能而抗議、也漸漸使他們的力發展起來了！

他們是共產黨的下層、他們當然深信無產階級獨裁政治的原理、但他們在布黨治下、在一切反革命派閉息的時候、他們見到自身的階級已被什麼東西侵犯着了。

他們不疑列寧的人格、他們不忘尊敬托爾基的雄辯、然而在他們的指導者獨裁之下、他們覺得自身的階級好像失去了一些什麼似的、但他們依然是被支配的階級、依然是奴隸階級。

(註五)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Proletarier und Kommunisten

(註六) Leitsätze über die Bedingungen der Aufnahme in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註七) Leitsätze über Bürgerliche Demokratie und Proletarische Diktatur

(註八) N. Bucharin und E. Preobraschensky, 'Das A B C des Kommunismus,' S S, 73

(註九) Karl Radek, Der X. Kongress der K. P. R., S. 18

(註十) Russische Korrespondenz, Nr. 7-9, 1921, Die Partei der Arbeiterklasse, vor N. Bucharin

(註十一) N. Lenin,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 S S, 23-29

(註十二) Russische Korrespondenz, Nr. 7-9, S. 797

(註十三) Lenin, Der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S S, 24

(註十四) 列寧作過激主義時 (一九二〇年四月) 共產黨員數爲六十一萬一千人; 三月革命後 (一九一七年四月) 爲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七人 (Zinowjew, Die Kommunistis-

che Partei Russland Während der vier Revolutions Jahre)

(註十五) 最近中央委員改爲二十七人。民國十一年四月選舉的結果，安得列夫、佛哈林等當選。

(註十六) Lenin, *Der Radikalismus*, S. 17

六

一切指導者的任期差不多是半永久的。當工會抽定代表的時候，代表的地位是不安定的，還非真正的指導者；居到指導者的地位，有了權力的時候，才是半永久的；像布黨那樣以指導者爲獨裁官後，其半永久性乃愈加確定了。首領的地位變爲半永久時，勞動者或被指導者同時也變爲半永久的奴隸。在共產黨內，這樣半永久的奴隸制度是建立着的。他們的首領濫發命令，強制「訓練」，獨裁官的地位愈確實，即官員派布黨的理想愈實現，此半永久性的奴隸制度乃愈確定。勞動反對派

在開始認識他們自身時，才明白了橫在前面的危險。

他們當中有的會當兵卒，爲蘇俄戰爭；有的仍在工場油污之中工作，或在工會中，做卑下的勤務。

數百萬工廠勞動者，自革命前起直至今日，忍受着悲慘的生活。這種悲慘，在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之下，不但未減輕，且更加利害起來。許多無智的勞動者不能認識自己，不能表現自己，只是在黑暗之中訴他們的
不平。

無產者真正的心感受到階級的不平，爲救蘇俄的危機而赴戰場了，當他們脫去軍服，退出軍營，回到同伴處的時候，他們已知道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不是爲他們自己的，他們仍舊是真正的勞動者，半永久的奴隸。

「他們只覺得有一些惡的東西存在着。他們在此數年間支持着勞

勸共和國，但他們又見到勞勸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內漸漸變為不重要的東西了。他們見到他們的階級色彩漸漸淡起來了。他們見到他們離「指導中央權力」的政策和實在勢力的距離漸漸遠起來了。」

「當革命之初，誰人敢說「上級」和「下級」的字樣嗎？「勞勸派」和「共產黨的中心」本是一樣的。當時從生活和爭鬥中生出來的願望，在共產黨的中心可以看出正確的反映，那裏既無分隔上級和下級的線，要分隔也無從分隔起；今日分線已隔開了。……工會會員，勞勸反對派的中堅已知道這事實了，這是他們用他們健全本能來感得了。」

這便是勞勸反對派的出發點。

七

蘇俄共產政府對於專門家，尤其是技術家取優遇的政策。先贈專門

家以資本主義時代的高薪，迎合他們的意思。此事列寧嘗以爲是共產政府的第一任務。又在專門家怠業之前，對待他們有行特種政策的必要，是誰都承認的。列寧說：『若沒有專門家的力量，要達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他當然承認此對待專門家的優遇是妥協。他承認那是和巴黎公社及支配一切無產階級的原理反背的。但這是一個代價，手段上是必要的。（註十七）

我當然不是反對使用專門家，復歸到中世紀的手工業制度。我也不是說「誰都不當用專門家。」勞動反對派也不是主張不用專門家，但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無產階級方面自身的技術沒有預備好，勞動反對派也承認此資產階級遺留下的專門家多少是有用的。現在不是專門家有用，無用之爭，乃是在過渡期中政治及經濟組織之下，專門家應置於何種地位。

在蘇俄共產政府許多矛盾之中，對於專門家的政策真如列寧所承認的，對於巴黎公社及勞動者支配的原理是反背的。爲什麼呢？因爲共產政府向來稱他們的國家爲「對於搾取者壓迫的機關」，專門家既是資產階級的遺物，非但不去把他無產階級化，反而再去組織起一個支配階級來。

專門家在資本主義時代，在資本家主人之下，形成了一個被備階級；但在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之下，他們反組成一個支配階級。

他們先做了實業的指導者，他們做了財策及金融政策的指導者，工廠裏、工廠聯合會裏、托辣斯裏乃至國有事業裏或最高經濟會議裏，他們都處於指導者的地位。他們在廣大的蘇俄工業領域之內，或在一般經濟政策之上，做着指導的職務而樂其生活。

經濟的指導就是權力，實業的指導也就是權力，是權力最重要的基

礎；於是專門家在蘇俄組成支配階級了。

不單是專門家，各種商人、中間人、小官員都漸漸加入共產黨，共產政
府和蘇維埃權力之內，依供給總長志羅白在第十八次共產黨會議席
上的報告，供給部服務人員的分類：一成七是勞動者，一成三是農民，二
成弱是專門家，五成強是商人或其類似者。

「智識階級、專門家、事務家——小資產階級和似是而非的專門家
——在「專門家」的假面之後，都一節一節的攀登蘇維埃的梯子了。」

「革命以前，勞動者的生活狀態尚有幾分可忍。……革命三年之間，
勞動者的生活狀態，在工廠和辦事房裏工作者的經濟狀態非但沒有
改善，竟至不能忍受之境了。」

「一定工銀的勞動者知道蘇維埃的官員和實際家的生活只有農

民得到了革命，中等階級和資產階級一併使自身安適於新的狀態，且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實業組織之中，或與外國人商業關係再興之中，占着有責任的指導者的地位，只有蘇俄的下層階級才作可恥、可憐的生計，度着悲慘的生活。」（註十八）

共產黨幹部和此再興階級——資產階級的遺物——常在一處，他們不信任勞動者自身，反信任此再興階級。

不幸的勞動階級，若不是官員，不是幹部，不是盲目而崇派布黨的，一張開眼對着他們和他們的周圍一視，則看見在他們和他們的指導者之間，工廠裏油污的工人和古萊姆林宮殿裏獨裁官之間，掘着一條深廣的鴻溝。

馬克思說的話，常是教訓的。他說：「勞動階級的解放只有靠着勞動者自身。」在蘇俄勞動者之間，從共產黨卑下的底洞內，自然發出一個

共同之聲來。就是「救勞動者的只有勞動者自身，只有勞動階級自己的本能，只有勞動階級自己的創造力。」

這是到勞動反對的第二條路。

(註十七) Kollontay op, cit., P. 3-4

(註十八)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 S. 10-11

八

獨裁官和勞動者的分裂，資產階級遺物專門家的再興，其結果必爲官僚政治復活。

布黨對於官僚政治當然是有警戒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黨第八次會議所採用的黨綱中，恐怕官僚政治復興，因欲對官僚政治作斷然的爭鬥，除去官僚政治的弊害，設有幾個條款。(註十九)然官僚政治並不和他們的政策相矛盾，反而把他們的根本數策忘記了。

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是有深遠目的的，那是共產黨及其政府在過去數年間所行政策必然的結果。

「托爾基說：『我們不但因採用了官僚政治感到苦痛，因為我們在學他善的方面已經失敗了！……然而官僚政治是侵我們政黨及蘇維埃制骨髓的鞭。此事實不但勞動反動派痛論過，多數有思想的人也承認的。』」

「對於勞動者新創作的限制不僅行於無黨派的勞動者，共產黨自身也被限制；一切新思想或獨立的企圖不經我們幹部的檢閱，常被認為異端，違反黨規，侵害幹部的特權，無論什麼事如尚未有命令，則誰都應候命令的發下，所以人們要有新創作的表現，是受極度拘束的。」

「倘若有一個蘇俄的共產黨員——例如很喜歡鳥的人——因保護鳥類，決心要組織一個協會，他當然以為此事是非常有益的；但不論

用什麼方法，都不能違反國家的計劃；然而忽然官僚的制度出現了，於是他可以要求此種特殊事業的管理權了，官僚制度立即把此協會合併在蘇維埃的機關裏，如此這新創作變成虛空的了，牠的便，是些紙上命令和規則，並又給與了其他數百官員充分的職務，於是事情乃變為複雜了。」

「官僚政治的弊害不僅在繁文縟節，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藉公衆的意見或直接的努力，僅由中央交送，且由極少數的人受取——有利害關係的人完全沒份。——使其依形式而決定。這第三者不過決定人們的命運罷了。那便是官僚政治的要素。」

於是「許可和訓令的政治」乃建立起來了。（註二十）

列寧以爲他的獨裁政治是以蘇維埃的權力作爲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註二十一）牠是勞動階級的獨裁政治。列寧發表了這個意

見，大小理論家自各地和之；但列寧所說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是用「許可和訓令的政治」來代替的。無產階級不是去支配他人，乃是爲新主人服務，官僚政治就是這樣的。

勞動反對派宣言官僚政治是他們之敵，不但是他們自身之敵，卽代共產黨的將來設想，也是敵，也是鞭，也是最大的危險。

勞動反對派以爲代替官僚政治的須用新創作，不主張「許可和訓令的政治」而要求批評和思想的自由；反對抑制和資產階級化，要求勞動者自己的活動；要之，是要求真正勞動者的德謨克拉西。

這是到勞動反對的第三條路。

(註十九) Das Programm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Russlands, Auf Allgemin-Politischem Gebiet

(註二十) Kollontay, op. cit., Pp. 34-37

(註二十一) Lenin,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Renegat K. Ka-

usky, S. 10ff

九

重要的問題是「生產者的地位」蘇俄的工廠生產者其代表他們的工會關於他們自身的生產給與以如何的地位呢？又他們要求怎樣的地位呢？

蘇俄共產黨早於一九一三年在關於工會的社會民主黨少數派爭端中，採用了實業會主義的原理。此實業會議決處理勞動者的經濟鬥爭，要求廢止工銀奴隸。(註二十二) 但若因有此一個決議以為布黨是實業會主義者，是實業自治，是主張生產者民主主義，那便根本錯了。布黨標榜着馬克思主義，標榜着馬克思主義的正說；實在是應如此，在此地沒有解決此問題的必要。但此地可以說的就是布黨和馬克思

都是主張集產主義的。第一國際之時，馬克思以集產主義爲城郭，來對待普魯東派的生產者民主主義，這是大家已知道的了。佈黨或者在此集產主義一點上，是馬克思的正式傳說的人。

列寧於革命之後嘗著蘇維埃權力的第一任務一書，論社會主義顛覆資產階級之日，第一問題便是生產和分配的管理問題，而此管理依列寧的意見，當然是國家管理的問題。以列寧的話來說，那是蘇維埃國家管理（*Sowjet-Statiskontrolle*）的要求。此國家管理思想的普及，最爲重要，所以反對此國家管理的是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或共產主義都不能兩立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那是資產階級的傾向。（註二十三）所以列寧的態度是很明白的，他是信仰集產主義由國家管理的人。生產者民主主義和實業自治的思想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不能和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並立的。那不過是無政府工團主義

和資產階級的思想！

列寧定了原理，有組織和訓練天才的托爾基把樞來組織訓練。列寧和托爾基是蘇俄少不來的二大棟樑。

托爾基是中央集權主義的「權威」和一切革命期中的英雄一般。他以權力集中為革命成功的根本條件。他高呼「把一切集中起來，」「把一切訓練起來。」「集中制度實行了，或將變為官僚政治，但那是社會主義的實業制度發展上必要而不可缺的條件。」「若沒有行政的蘇維埃官僚政治，就沒有國家；在達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國家還存在，官僚政治也得存在。」無論如何大的犧牲，在托爾基看來，國家中央集權是絕對必要的條件。（註二十四）他以為強制勞動是當然的。「不工作者無食，欲得食非工作不可。」但依托爾基說，僅僅工作而食尚不足為共產主義的國民，工作與食都非服從規則和命令不可。否則，

必以刑罰懲治他。(註二十五)

此理論更發展到實業由個人統制。依托爾基說，實業若用民主的管
理，是離現實生活很遠的理論，是不負責任，離世者的議論。專家縱是
資本主義的遺物，繼續以前所獲得的技術和經驗是必要的。「在個人
的原理之下，求學是最良的學校。」托爾基竭力說實業有由個人管理
的必要。(註二十六)

(註二十一) G. Zinoviev,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ndustrial Unionism,

P. 2,

(註二十三) Nachster Aufgaben, S. 16

(註二十四) Soviet Russia, March 5, 1921. The Single Economic Plan, by

Leon Trotsky

(註二十五) L. Trotzki,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Antikautsky, SS.

112, 125,

(註二十六) *Izbenda, SS, 135-139.*

+

自成功布黨的天下以後，蘇俄工會因行強制加入制，會員激增。(註二十七)又掃蕩其中的社會民主黨，布黨的勢力大張。(註二十八)但那並非工會的革命化，反弄到工會根本動搖了。

此根本搖動的原理是簡單的，赤色工會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宜言道：「十月革命是把勞動階級改組為支配階級，使有產階級退居為從屬階級，此事實一變以前勞動和資本家的關係，工會乃不得不變更其性質和職分……工會和蘇維埃的經濟機關是渾然一體的，因而從工會和蘇維埃成立一個經濟機關，工會乃進而為國家機關。」(註二十九)齊諾維夫也是這樣主張。(註三十)拉克台則謂：「在勞動國之下，

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權力歸於勞動者。」（註三十一）托爾基更是簡單直捷，他說道：「工會獨立是不可能的事，工會是立於共產黨指導之下的。」（註三十二）

蘇俄政府和蘇俄共產黨的官員派在中央集權主義之下，工會也國家化了。他們先把工會的爭鬥力根本除去，奪去罷工基金。他們說：「古農司達」的罷工是勞動國的恥辱。」他們設法使第一回全俄工會大會通過蘇俄工會渾一化（Verschmelzung）為國家權力的組織，奪去工會的獨立性，使其從屬於蘇維埃共產黨幹部勞動獨裁官的官僚政治之下；他們便成功了。（註三十三）

共產黨第九次會議是在實業管理問題漸漸熱鬧之時，勞動反對派在此會議席上已開始認識他們自身了。然共產黨獨裁官在權力集中的指導上已成功了。在會議上高呼「個人管理是必要的，此個人的管

理至其不和勞働者管理相衝突，並非限制勞働者階級的權利。」（註三十四）民國十年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加入了關於工會各種新政策；工會又帶着對於資本的爭鬥性質，罷工基金重被允許。但在工廠之內，則權力集中高呼着「個人負責的原則。」（Prinzip der individuellen Verantwortung）（註三十五）「個人負責的原則」者，即在實業上行個人獨裁政治之意；和在政治上一樣。布黨官員派樹立了工廠裏的獨裁政治，實業上的獨裁政治。以托爾基的話來說，是實業的「軍事化。」

這種實業的管理對於工會最爲有害。工會最大的任務是做成一個「學校。」（註三十六）列寧、托爾基、齊諾維夫、佛哈林所說的多少有一些不同。托爾基主張工會非爲單純的「學校」不可。佛哈林主張勞働者組織內部的德謨克拉西。但工會實業管理的職分被奪後，工會在

國家資本制度之下不過是「學校」而已。（註三十七）不過是奴隸制度而已。

蘇俄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之上，失去了他們的權利。蘇俄工會在一「勞動國」中變成了共產黨的從屬者。生產者失去了關於生產的創造力和發言權。政治團體的共產黨和資產的遺物——專門家——掌握着指導權了。（註三十八）資產階級的遺物命令着共產人主義。三十萬的黨員，且是工廠勞動者，全被少數的共產黨及獨裁官指揮了。但勞動者在台爾的機關中，也非完全奴隸。勞動反對派在其間代表着勞動者和民主主義的本能。

（註二十七）蘇俄工會會員一九一八年一月爲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人。第四次工會會議之時，增至六百八十八萬六千餘人。

（註二十八）第一次全國工會會議之時布黨及其同情者已有百

分之六十五以上第三次會議者百分之七十八強。

(註二十九) A. I. Towski, Die Gewerkschaften in Sowjetrussland, SS. 56-59

(註三十) Zinoviev, op. cit., pp. 2—

(註三十一) Karl Radek. Programm des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aufbaues, SS, 34-37

(註三十二) Trotzki, Terrorismus, S. 90

(註三十三) Losowski, A. A. O., SS. 60-61

(註三十四) Die Beschlüsse des IX.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r Partei Russlands, S. 46

(註三十五) Leitsätze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 P. R. über die Gewerkschaftsverbände (Russische Korrespondenz, Jan. März, 1922)

(註三十六) Eibenda

(註三十七) Soviet Russia, March 26, 1921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註三十八) 國家實業的管理者其三分之一必須是專門家。

十一

勞働反對派要求德謨克拉西和生產自治。他們反對實業制度的獨裁和官僚政治，以爲命令式的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

他們決非要驅逐一切專門家，他們只要求自己活動。

「實業制度不是能因二三人的人才變更的，是因爲階級的要求才變化的。」

「勞働反對派信賴他們自身的創造力——從此前提生出一切綱領。」

「共產黨幹部高呼着「工會的教育」……共產黨的指導者忽變爲教師式的政治家了！」

「但他們所謂學校不是教授羣衆自己活動，因而也不是到共產主義路上去的學校，只是「門役的養成所。」

「我們相信生產的改造和發展必須變更人民經濟統制的全制度，才能解決。共產黨則歸之於組織勞動者的方法，或他們的首領——官僚——的方法。」

「勞動者的工會從今日的經濟制度消極援助的地位，引到管理全經濟構造積極的參加……社會經濟的統制是統一於職業及實業會的全俄生產者會議。」

勞動反對派要求依勞動者自身——生產者的自身——執行人民經濟的行政。那是反對國家的管理，要求由勞動者管理。

這是勞動反對派最重要的目的。（註三十九）

（註三十九） Kollontay op. cit., pp. 16-34

首領專制呢，還是黨內的德謨克拉西？思想的自由呢，還是思想的命令？官僚政治呢，還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德謨克拉西？專門家萬能呢，還是須由勞動級級？實業由個人經營呢，還是所謂（Kollegialität）勞動者的不信任呢，還是信任？共產主義必依命令和許可呢，還是須俟自由創造？共產國經濟的建設必出諸資產階級遺物之手呢，還是須依勞動者日常的、平凡的、實生活的經驗來指導呢？注意馬化甲尼的簿記桌呢，還是工廠裏的油污和苦惱呢？生產的管理須由國家的機關呢，還是委之於生產者自身？國家機關是不是生產者意思的完全表現呢？工會祇單單是學校呢，還是生產的管理者？問題可分爲許許多多，一棵樹發了數十個枝，從一個原理生了無限的問題來。但是蘇俄的勞動獨裁官和勞動反對派對立，可以歸結於一個原理，他們所爭的一點就是「奴隸制度

呢，還是勞動者的自己表現？」

問題是很古的，是和人類的歷史共存的；但「真理既非新，也非舊，總是年青。」

「集產主義呢，還是生產自治？」那是我們的先輩既已反覆討論過的問題。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或在國家社會主義之下，有奴隸制度存在的危險。我們見到蘇俄的國家社會主義是一個奴隸制度，已確實證明了。

他們說蘇俄今日只是過渡時代。在過渡時代中，繫多數勞動者以鐵鎖，非布黨的人則之入牢獄，或用「國事犯」的名目來鎗殺了。「過渡時代」真是萬能之神！人類的生命是短的，「過渡時代」是永久的！渴慕權力者，崇拜獨裁者不置其「信」於人類的心中，而信奉契愛加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實驗，不以此國為勞動者之國，反而趁此機會在

克萊姆林宮殿的四周建起永久的奴隸之國了！

十三

勞動反對派在蘇俄「勞動國」中，始以團體的存在見知於世的是從一九二〇年起。是年九月勞動反對派已向佈黨的官員派要求批評的自由了。他們說道：「沒有思想的自由，黨內言論的自由，無產階級便要死滅了。」齊諾維夫代表幹部許以批評的自由。但批評自由便是他們的恐怖，恐怖是一切專制政治的精髓，批評自由非在專制政治的腳下掘成一個大窟窿不止。於是批評自僅止是齊諾維夫的允許。自第八次蘇維埃會議以來，勞動反對派的勢力漸漸布滿蘇俄全國，莫斯科和西伯利亞醒覺了的勞動者乃相繼呼應。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共產黨大會上，勞動反對派成爲布黨獨裁官的一大敵國。懷柔和壓迫自昔是獨裁官的兩大秘訣。齊諾維夫稱贊工會的功勞，說：「若沒有工會，蘇俄革

命不能繼續至二星期。」而勞働反對派的首領西利布尼古夫便被舉爲中央委員之一。這當然是賄賂，是有作用的。一手執經，一手執劍；懷柔之外，有種種的壓迫；古侖達女士的小冊子也目爲反動而被禁止。自布黨革命開始以來，此最高的革命婦人爲世界上許多革命婦人所羨望；此小冊子若非在外國，是不許發表的。

民國十一年的共產黨大會是以「勞働反對」爲中心問題的會議。在此會議上，對勞働反對派決定取斷然的態度。共產黨的獨裁官遂聲明驅逐異分子，用高壓手段了。列寧罵西利布尼古夫爲「無意義」。勞働反對派本體人員被開除共產黨籍，曼維台愛夫、古侖達、西利布尼古夫，三人則促其反省，若不承認反省，則決定也把他們除名。（註四十）

然而懷柔、壓迫、賄賂和契愛加都不能銷滅勞働反對，這樣強烈的勞働反對是不會消滅的。

勞動反對派乃離去了共產黨，他們出了共產黨，組織一個共產勞動黨。因和德國同志加阿彼愛台愛等決定一方與資本主義、黃色勞動運動戰，一方與布黨的首領專制、投機主義、資產階級化、奴隸制度戰。

(註四十) Resolution und Beschlüsse des XI. Kongresses des K. P. R., Die äussere und innere Lage, Von Lenin.

蘇俄布黨肆虐談

默恩高爾曼女士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她在紐約世界報上發表布黨的虐政一文。在一切批評的布黨文中，這可說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現在將牠的大概介紹在下面，我想不論是布黨或非布黨的人都得一讀。

一 使俄國革命失敗的是誰？

高爾曼女士說俄國革命是失敗的。逃出美國從愛利斯島下船回到俄國立即入於革命漩渦中的她在未入俄境以前，曾抱有不少的熱望；但到今日，這熱望竟一些都沒有了。她斷言俄國革命失敗，她說：『把資本主義打倒，共產主義樹立起來，在社會上，經濟上，都起了激烈的變化；但俄國革命不得不說牠是失敗了。』

什麼東西使這革命終歸於失敗呢？高爾曼舉出兩個要素：一個是革命的要素，俄國的愛國者如王黨、陸軍、同學會、社會民主黨、右派因為要使俄國革命終歸於失敗，要求外國對俄干涉；他們的呼聲滿佈於世界各處，結果在對俄戰爭中殺了數百萬俄國同胞和從外國來的無辜良民，他們的罪過是永久存在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誰都不能否認的。但是高爾曼不是單把要素提出便算滿足的人。她說：「單單指出扮演反革命的角色是算不了什麼的，在俄國革命的大戲劇中，俄國和協約國的干涉派不算唯一的演員，尚有革命派以外的演員，便是布雪維克自身！」

俄國革命差不多在發生之始，早已定了命運，逐去了俄國的正人，絞出了俄國的血，俄國的土地荒蕪了，繼續着四年長的戰爭；對於世界各國的襲擊，自然沒有抵抗能力了！

布黨承認俄國的人民對於大爆發雖有充分的勇氣，但在困苦的革命中缺乏必要的忍耐；我却不信這話是真實的。

即使這種論點有可靠的根據，我却以為破壞革命的是俄國所行愚笨而殘忍的政策，不是外來的災禍。高爾曼女士以為布黨的政策是漸漸喪失民衆信仰的要素。

對於革命最大的危險是什麼？是外部的攻擊，還是內部人民信仰的麻痺？假設有這樣疑問時，那末以俄國革命來看，便可解答。原來以協約國的金錢、人材、軍需品做後援的反革命派是完全失敗了，若說這失敗是由於赤軍的戰鬥力，倒不如說是由於人民抵抗一切攻擊的狂熱。不管人民的狂熱怎樣，但俄國革命已變成「悶死」了！既如此則此「悶死」的現象應如何說明呢？

依高爾曼說來，爲了革命的成功，那革命常常顯示給人民的革命之

光使人民與活動的革命脈搏相密接換句話說，必須抱着這樣的感想：「革命常是他們自身的革命，他們自身應該參與建設生活的事業。」

「十月革命之後，在短期間，工人、農民、兵士等實在都是他們革命運動的主人翁，但不久一種看不見的勢力來操縱革命了，把革命引離了人民，使人民服從這個新勢力。」——共產國家的勢力。

「布黨是馬克思教會內的謀叛派。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爲人不誠實，也不是因為他們的計謀不好；他們決定的政策和方法是馬克思主義，他們用的手段却是破壞他們目的的手段；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平等、自由，都因他們的戰術，——「只顧目的，不擇手段；」——失去信用且被污損了！

「這樣一來，一切的靈感都麻痺了，一切的興味都消失了，旁觀和冷淡便來支配着，令俄國人民遠離了革命，使他們對於由革命發生的一

切事物充滿了憎惡之心的不是外國的干涉和封鎖，乃是布黨國家內部的政策。

「人人說：『革命能做些什麼？一切支配者都是一樣的。貧苦的人什麼時候都得受苦。』使布黨得成爲俄國支配者的原因是幾世紀以來劣根性——服從——的表現。」

其實列寧也常常後悔，他在每次全俄共產黨會議中，都說「罪惡在我」的話。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曾對我說過：「將來列寧若果真宣布十月革命是錯誤的，那時我也決不吃驚。」

「其實列寧也承認自己的錯誤，但這決不能使他停止錯誤的政策，而不繼續下去。舉凡新的經驗，列甯都說是屬於最高科學及革命的智慧，敢懷疑此種新方法的便得禍殃，便被視爲反革命者。」

「如果他的羣衆相信有實驗的可能，列甯即刻又嘲笑他們是愚者。」

四年之間，他用「共產主義在俄國已漸漸建設起來」這句話欺騙全世界。列甯在最近全俄蘇維埃會議席上，嘲笑他們同僚，說他們竟會相信共產主義在今日的俄國真能實現。三年前和列甯說同樣話的人至今還關在牢獄中呢！」

高爾曼說俄國革命失敗最初的原因是白里條約——在白里斯德地方簽字的條約——由此惡害以後的許多惡害得以繼續。這是列甯許多失敗中最大的一個，牠是絕了革命氣息的。這條約的結果平服了拉托必、非來特、烏庫拉及白俄的背叛，同時一向和工人提攜的農民憎惡布黨，開始和他們抗爭了！

二 食糧的強制徵發

「列甯在白里條約，實行食糧強制徵發制度布黨人說：『因為農民拒絕供給食物與都市，所以除行此制度外，別無他法。』這話有一半是

眞的，實際上農民拒絕把他們的生產物交給政府的官吏，他們雖會要求過與工人們直接交易，但終被拒絕。布黨政治的無能和官僚政治的腐敗以致人民都不滿意。和生產物交換的製造品少有送達到農民的，即使送到，也是些破壞的或分量不足的。

「在加爾各夫地方，我看出官僚機關的無能。大工廠的倉庫中有農業用具堆積着，這是莫斯科政府於二週內罰怠工的人們做出來的。此後過了半年，中央政府並未把此種東西分配給農民。這便是莫斯科制度的運用無數實例之一。

「這樣看來，農民對於布黨國家不信任是有因的了。布黨既已知道籠絡農民的政策失敗了，便想出強制徵發的法子。這是引起農民反抗和奮激的一個方法，是以前未曾發明的。這方法是農民間一個很大的恐怖，強奪了他們的一切。

「此種強制徵發的制度對於今日的災荒很有關係，因為不僅農民最後收成的一擔麥粉被奪，他們預備下次播種而貯藏着的種子也常常被奪了。乾旱固然是伏爾格地方災荒的主因，但若能於適當時期自由播種，至少可以減少一些災禍。」

「對於政府的食糧徵發着若村落表示拒絕時，軍隊常聽信共產黨員的話，用武力去攻擊那地方，常使地方糜爛；農民不服，最後到莫斯科政府去聲訴，但是挽救之道總不能找出來。至於布黨搜集食糧的辦法農民對之有怎樣的感想？這在流行於俄國的一個意義很深的逸話中表示着。」

「農民委員與列甯會面了，列甯對一個年紀最老的農民說道：『噲！老頭子！你現在是很滿足了吧？因為土地、家畜和雞你都有了！你是什麼都有了！』」

農民答道：「誠然！可感得很！誠然！土地是我的，但麵包是你拿去的；牛是我的，但牛乳是你飲的；雞是我的，但雞蛋是你吃的；真該感激我的爺」

觀此，農民是被奪取了，被欺騙了，才背叛共產黨的。強制徵發、征伐、殘忍的方法和不當，其結果引起了反革命強烈的感情！」

高爾曼說道這裏，以後關於俄國的農民與政府間的抗爭，僅用某某等人在政府方面的言論舉出判斷此問題的事實來。對於這問題羅素因為沒有見到這種徵發制度，所以說農民憎惡共產黨是不應該的；高爾曼便加上一句道：「他如果見了，恐怕會得到完全相反的印象。」

女士對於此問題，最後說道：「如果俄國的農民不是遲鈍的、消極的，布黨國家怕不能長久繼續到現在吧！」這是真實的，並且爲了俄國農民的消極抵抗，布黨的政策便會行不下去；明白這一點，則列甯採用農

業課稅與自由商業的新政策可不容諱飾了！

三 對於消費合作社的壓迫

「俄國的消費合作社不論在國民生活的經濟上或文化上都是一種偉大的勢力。一九一八年消費合作社的支部全國有二萬五千，會員九百萬人，資本一千五百萬盧布，交易額比前年多二億盧布。當然消費合作社並不是革命的組織，但牠在內地和都市之間，是少不來的媒介。」

高爾曼女士又說道：「消費合作社之中，無論如何，是有反革命要素的吧！但這並沒有把消費合作社破壞的必要，但布黨却把牠破壞了！因為若對於消費合作社允許其行使職權，則國家的集中權便要減弱了。於是消費合作社自身破產了，俄國改造的一大要素也非破壞不可了！」曾為消費合作社做過不少事業的男女在布黨牢獄之中，浪費了

他們的生命。列甯曾說：『罪惡在我。』到那時消費合作社便非復興不可，尸體也非復活不可。在克魯泡特金死的稍前，消費合作社被認為合法的。

『克魯泡特金在將死的床上，陳述陶爾米托洛夫等六個消費合作社社員釋放的希望。他知道這些人是真實而熱誠的工人，這時爲了忠於他們的工作，在布西爾加及莫斯科監獄中已十八個月了。他們在列甯宣言合作社非復興不可以後，始得到赦免。但消費合作社在俄國，從此以後不能再達到以前那樣的勢力和重要了！』

四 蘇維埃

高爾曼說把今日的俄國叫作「蘇俄」或把布黨的政治叫作「蘇維埃政治」都是錯誤的，因爲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已經有了蘇維埃的發端，到二月革命的時候，還是存在着的緣故。依女士說來，蘇維埃對

於布黨政治的關係正好比初期基督教徒對於耶穌教會的關係。

「農民、工人、兵士的蘇維埃是俄國人民被解放之原動力的表現。喚醒數世紀沈默的羣衆是必要的。蘇維埃的原動力已於一九一七年的五、六、七月中主張工人去占領工廠，農人去占領土地了！」

「蘇維埃非常急進的蔓延於俄國，扇起了十月革命的火燄。在此暴動後，又作了幾月的活動。某社會的政治家因不了解而懷疑，蘇維埃一概不管，只把那樣的政治家掃除了；即布黨中人若反對此種暴動，也會遭着同樣的命運呢！」

「但列甯是敏銳而伶俐的叛徒，他放出「一切權利都歸於蘇維埃」的呼聲；等到他和他的同僚真個握得政治權時，蘇維埃的破壞便也開始了！到今日蘇維埃與俄國及其他一切相同，只不過是完全被打碎了的餘影罷了！」

「蘇維埃在今日只不過表現出共產黨的決議，其他一切政治上的意見被採用的機會是沒有的。由共產黨實行的選舉方法使得達馬尼爾很贊同。我到俄國的時候，一個共產黨的有力分子告訴我：『黨魁馬西和達馬尼爾在我等看來是算不得什麼的！』我當時自然把他的話當做笑談，但不久我便領會他的話是真的了！」

高爾曼女士至此把她的話轉到蘇維埃選舉的實際上去。依她說時，布黨爲了要增加共產黨的票數，一切手段都做到了。若普通的演講不能收效時，便用下獄來恐嚇強行之；將有些什麼事發生，選舉人都是知道的；共產黨便這樣的得着多數票子。但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和無政府黨，他們的代表也時常被選舉着。這在布黨俄國決非可以輕輕看過的事。

「新聞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工廠中宣傳的自由也沒有；而反對

黨却得送幾個代表加入蘇維埃。這真可說是「奇跡」，但此反對黨的代表者在蘇維埃範圍內，其意見若被採用時，還是和沒有他們的意見一樣。他們是共產黨雇來的喝采人，實在除了共產黨黨員以外，什麼人的意見他們都是不聽的。

「無政府主義者被蘇維埃選舉時，政府常不承認他們的當選；否則也必借個題目，送他們到非常警察那裏去。一九二〇年我出席於莫斯科某工廠俱樂部的選舉會，這時政府已第二次拒絕選舉工人的候補者——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這次選舉區中，和他對抗的是衛生總長山馬西庫，但工人們却選了個無政府主義者；山馬西庫白白的屈服於詈罵譏諷之中，他又白白的在工人頭上念咒。在他們面前揮拳。

「工人們只是訕笑譏諷，第二次還是選了個無政府主義者；過了幾月，此被選的無政府主義者為某種口實被捕了，他在長久的絕食之後，

適有英國工黨代表來到莫斯科；布黨要避去非難，才把他釋放。在我離莫斯科前，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莫斯科的蘇維埃會員中有三個無政府主義者被捕：三人中一人由首都放逐出去，其餘二人，據我後來打聽，都加以匪徒和陰謀的罪名處死了。——非常重的罪，在平時是不須審問和公判，即可槍斃的。

「蘇維埃和布黨政治完全是一樣的，無產者獨裁政治是在極少數人手裏的。」

「以前是工人、農民、兵士理想的表現，如今早已變成人民不信、人民不要的滑稽戲了！」

五 工人的徵集

「工人動員實際上是工人的徵集。相傳這是共產主義最大的財產。在俄國現在是什麼人都得工作，早已沒有寄生蟲了！列甯對於這方法

雖不曾言：「爲了改造俄國，這和其他許多宣布的事，是一樣的。」但我覺得他已覺悟此種方法除加增工人的生產率外，絕對不會有過什麼好處。

「所成就的和存在的是建立「動產奴隸」制度和以布黨寄生來代替中產階級寄生。這方法的目的是驅工人於勞役，監視他們的工作，捕拿怠工者或時常鎗殺怠工者。大多數工人，他們不是爲了工作，乃是爲了休息，爲了妻子到鄉下去，交換麥粉和馬鈴薯或爲偷造幾件物品到工廠裏去；他們的飢餓是難得免除的！」

「單單關於「什麼東西有從鄉下拿出來的機會」一個問題，寫時恐怕便可出一本書。同時禁止商業，又爲了要沒收帶到城內的一切東西，各處都派着兵士和非常委員。不幸的人們要得一張通行證，須經過非常的困難；然後在車站上露宿幾日甚至幾星期，才能在不潔而混雜

的軍隊中作可怖的旅行；因為怕被奪去，還只能帶一擔麥粉和馬鈴薯回來！

「沒收來的物品往往由共產國家的防禦者分配於他們之間。犧牲者只要沒有意外的事，便是十分幸運了。他們的包裹既被拿去，便都故意讓人將他們自己捉進監牢，被捉住的投機者是爲的要免得餓死。他們和俄國監獄中一切不幸的人們比較，相差能有多少呢！

「關於布黨的還有一件不得不說，就是他們不論什麼事都不會做到半途的。強制勞動既成爲法律，即刻加上懲罰，把他實行了。不論男女老少穿着不整齊的衣服和破皮鞋，或僅用破布裹腳的人們一齊爲着敲冰、掃雪，被驅使於風寒雨雪之中；有時他們爲了拖運樹木，成羣的送至森林之內。

「肋膜炎、肺炎、結核病便是他的結果。克來姆林宮殿中的賢人們爲

勞動的分配，設立一個局。這新的官局是決定工人身體適性的，依他們的情形給他們分配。

「在這樣奴隸化的狀態之下，大家想避免工作，是無足怪的。因為他們都憎惡工作和被驅使的方法，他們已覺得共產國家是吸血的蟲。白托洛格來特地方的工人是最富於革命性的，他們曾有長久的爭鬥，很勇敢的反抗烏代尼西，防衛他們的城市。雖在十分凍餓之中，他們總是憎惡虛偽的革命家。這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這不是他們的過失，是慘酷的布黨機關顛覆了他們的理想和信仰。這種機關能釀成反革命的情感。

「我決不能忘記這光景。——白托洛格來特和蘇維埃的會合。在共產黨指導者一陣演說之後，幾個工人和水兵也要演說。演說者是一個從兵工廠出來的工人，他不向着聽衆，却對着主席方面。他的聲音表示

着難抑制的感情，他的眼燃燒着，他的全身顫動着，他對着白托洛格來特蘇維埃聯合會的會長徐諾維埃夫說話。

「他說：『三年前據說你是德國的偵探，革命的間諜，因而被追索，被迫害；我們白托洛格來特地方的工人和水兵把你救了，更抬舉你坐了今日的椅子。我們因為相信你代表人民的意見，才這樣對待你的；但其時你和你的政府便離開了我們。現在你用污辱的名字來稱呼我們，罵我們反革命派，你爲了要履行十月革命時的約言，捕我們入獄，並且殺害我們。』」

「這個工人後來怎樣，我不知道。但想來他一定爲了這次演說被捕下獄或殺害了。他的呼聲雖沒人聽得，但這是願望革命，盡量使革命成就了的。這是現在布黨國家壓迫下的苦惱。」

六 非常委員會

「全俄非常委員會不必懷疑是布黨政治黑暗的機關，是布黨取得天下後，因為即刻要肅清反革命怠工投機而組織了的。最初此非常委員會是由內務部蘇維埃及其產黨要中央委員會統轄的。」

「這會漸次成了俄國最有力的組織。這不但是國家之中的國家，也是國家之上的國家。全俄，直至荒僻的鄉村，都被這非常委員會籠罩着。『範圍廣大的官僚機關都有萬能的非常委員。由此種組織創造出來的地獄，其及於非常委員自身的慘酷和破壞的效果，其賜與俄國的恐怖、詐僞、厭惡、苦惱和死亡，若無但丁神妙的筆，是描寫不來的！』

「全俄非常委員會的會長是土吉爾金斯基。他和他的同僚都是有名的共產黨黨員。在公衆前面，土吉爾金斯基曾說：『我們是有組織的、恐怖的、代表……我們使蘇維埃的敵人恐怖……我們有侵入民家、沒收貨物與資本、捕拿、審問、刑罰、處死等等的權力。』

「換言之，非常委員是兼作偵探、警官、審判、獄吏、死刑執行官等職的。他們是最高的權力，經過了他們的宣告即不能更變，只不過偶爾有幾個逃出的；這些委員每夜活動着，是一個區域中突放的光，狂風一般快的汽車，是全區人民驚慌和恐怖的警告。」拘票又來了！」

「今夜捉去的不幸者是誰呀？」這回又不知該輪着誰！」

「非常委員會是爲要肅清反革命組織的。非常委員會的主要人物都注意挑撥和告發。他們和傷寒症的毒一樣，纏附着俄國的大氣。爲了要陷害一班人，便把這些犧牲者作爲反革命家和投機者而處以極刑。他們不問什麼殘酷、卑劣的手段都會用的。這樣下去，非常委員會自身即成爲反革命和投機的發生地。」

「一切共產黨黨員依其黨規，不論何時都須幹非常委員會的事。屬於非常委員會大部份的人都是專制時代的秘密警察，他們於實行野

變的方法是很熟練的。

「我們聽說俄國人民的裁判即由工人和農民組織的法庭執行，但在非常委員會的領域中，這樣的法庭却沒有。非常委員會的進行是秘密的，所謂「供狀」有時多少是審判官隨意加上的。

「未決犯被指出證據時，他沒有證人，也不許其辯護。他從這可怖的地方被引退時，連他自己的得赦還是有罪都不知道；一直等到那一夜，他被傳出去——那是決不能再回來的——以前，只是在狂亂的不安中過着；次晨非常委員叫他的家屬來認領，於是大家才知道殘酷被殺的人本已無數，如今又上一個了！

「和從前的秘密警察一樣，布黨的秘密警察把這惡事守着秘密。但消息有時是會走漏的，關於拘留室中的恐怖，如賄賂、殘忍的拷問、投機的橫行，已經有許多印刷品記載着，要得到這些材料，不必求之於布黨

的反對者，非常委員會自身便常有許多材料供給出來。非常委員會的週刊第三期中，登載着關於拷問的必要一篇論文。這文的標題是悲傷的事（經），不少！有一節中說道：『處理蘇維埃敵人時，有強迫他們自白的必要；爲了要送他們到別處去拷問，也是必要的。』

『徐諾維夫在白托洛格來特的蘇維埃會議時，把土吉爾金斯基呼作「奉身於革命的聖徒。」在黑暗時代歷史中，滿是這樣的聖徒。布黨學着過去專制時代的黑暗，是何等可怕的事呀！』

七 兒童問題

高爾曼女士論過布黨各政策後，轉到比較上得有好評的兒童教育問題。她承認布黨爲了兒童的保護和教育努力，同時也指出他的失敗，又指摘世間相傳關於俄國兒童的話多半是靠不住的。至於他爲什麼失敗呢？高爾曼敘述她在俄國的觀察。

「我於一九一九年在馬迪生公園中舉行的十月革命二週年祭中，從一位律師得來的印象，現在我還記得，這位律師正是剛從俄國回來的，他演說俄國兒童的保護和待遇，引起聽衆非常的狂熱，我的心也被「民衆脫離了多年的羈絆，如今的兒童已得着領導了」等話引動了。」「布黨要注他們的全力在兒童保護和教育上，這是事實。如果他們失敗了，其過失也應說不是他們自身的，因為多半是他們敵人的罪惡。干涉和封鎖對於天真的兒童和軟弱的病人，影響很大。但雖在較好的狀況之下，布黨國家的官僚對於兒童和教育只能弄壞最善的計劃。滅殺最高的努力。」

高爾曼又說她觀察模範學校時的經驗。她觀察這學校是入俄境幾週後的事。這學校在沈魯布地方，那裏還完全保存着和從前一樣的優美，有廣大的房屋，美麗的裝飾，奢華的器具。

這學校專收集各地來的兒童，或送兒童到各地去。兒童是由各地來的，尤其是由鄉間來的，穿着獸皮，很瘦削的身子帶病到這裏來。他們在這裏入浴，增加了體重，受到鄭重的待遇。在這學校中受過基礎教育之後，再把他們送到各處學校去。

一九二〇年之冬，爲了燃料的不足，白托洛格來特地方的人也只有死了。因此許多兒童只好於可能的範圍內，密集在幾個小室中。室內很清潔，布置得也好，平均六歲到十三歲的兒童大約可以得到好的營養，都是健康的。保護醫生、房屋以及一切布置竟把高爾曼引了起去，詳細觀察一番。

『我所見的地方都有深刻的印象。在俄國爲兒童做了偉大的事業，這有給美國報告的價值。』

高爾曼在俄國時，有一位曾在美國多年的婦人來訪問。她在二月草

命之後，即和她的丈夫、小孩一同回到家鄉。她也曾參加過偉大的革命，做過種種事情。但她最大的興味是保育兒童。她訪高爾曼的時候，正做着少女寄宿學校的管理人。她說了關於兒童的許多話，又說：『爲了找尋學校中應用的東西，吃了許多辛苦。』

她說的話高爾曼不大相信，因爲和她在流魯布所見的完全不同。但高女士相信她是個誠實人。

『不要把皮丟的啊！』

『爲什麼？要這皮何用？』

『小孩子用這皮來做馬鈴薯的點心。這是他們很歡喜的。』

『小孩子爲什麼做這樣的事？他們沒有可吃的東西嗎？』

高爾曼留她吃了晚飯去，當她在廚房剝馬鈴薯的時候，她們二人說上面一段話。高女士在流魯布看見小孩子們在吃白麵包、巧格力糖、牛

乳、可可粉、米及牛肉等，本來對於布黨政府的親切待與兒童，是很佩服的；如今聽見這婦人的話，完全不相信她。

此婦人又微笑着說道：『請到我的校裏來吧！再仔細注意注意！』

高爾曼便到那學校去。『我竟幾回也去過了，我在這學校裏見了問題的裏面。但我雖在這時，我還不能這樣很簡單的相信：這學校裏有六十五個兒童，他們吃的東西是很缺乏，他們的體質也瘦弱，他們大半靠着父母或親戚從鄉下帶出來的東西過活，他們差不多都穿得不暖，並且大多數都沒有可穿的皮鞋。我的朋友，他們都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這等學校裏。』

『這個婦人爲了六十五個小孩，要用二十個木匙，費了二星期的光陰，得上級官許可之後，才得着。又費了一個月的光陰，才得到二十五雙雪靴，拿來分配給六十五個小孩子們。若要使他們不起嫉妬、憎惡、喧嘩，

非常的智慧和手段是必要的。

「我於訪問此學校時，漸漸相信好像什麼地方有些不好的事情。否則，何以能說明流魯布和普洛斯伯克得的情形，有這樣的不同。一方面小孩子在各點——食物、衣服、房屋、音樂、跳舞——從一般狀況上，看來是太好了；一方面則小孩們始終免不了飢餓。

「不久，我就懂得這個道理了！在俄國一切小孩子都沒有充分的食物和衣裳。布黨因為外國人參觀便利起見，覺得在各處有設立一兩個學校的必要；使小孩子們都收拾得很體面，可以顯於人。這種學校內，各樣東西都是最好的；其他大多數的學校，則僅得到剩餘的一點東西。

「若單單參觀了「招牌學校」，由此便判斷俄國兒童的保育問題；對於布黨治下的真正情形，是全不相干的。

「高爾曼女士至此便攻擊布黨對於兒童的態度。依女士看來，俄國

雖是生產不足，並且爲了資本家的封鎖而苦於貧困，但若能將此等材料平均分配給小孩，則他們窮苦的情形一定和緩許多。這種「招牌學校」全是不道德。這般虛飾、詐僞，在教師和兒童方面，也有很大的影響呢！

黨治新國民叢書

下列各書，內容豐富，式樣新穎，紙精印，陸續出版。

政治外交

- 美的市政 一冊 三角 楊哲明著
- 中國比較憲法論 一冊 三角 鄭毓秀著
- 各國對不平等條約 一冊 五角五分 程中行著
- 市政府論 一冊 五角五分 阮毅存著
- 民政治與英國的政治 一冊 二角五分 蔣國珍著
- 蘇俄政治組織和共產黨 一冊 二角 陳彬蘇著
- 帝國主義與中國 一冊 二角 常書林著
- 社會 一冊 二角 凌其翰著
- 革命概說 一冊 三角 沈丹泥著
- 童工 一冊 三角五分 殷壽光著
- 工會組織研究 一冊 三角五分 賀善文著
- 各派社會主義淺說 一冊 四角 孫本文著
- 社會問題 一冊 四角 陳彬蘇著
- 戰後的德國 一冊 四角 劉公度著
- 近十世界上兩大怪物 一冊 四角 陳彬蘇著
- 法國之產業政策 一冊 三角 陳彬蘇著
- 蘇治下的勞働反對派 一冊 三角 陳彬蘇著

此外尚有數種，均在編輯中。

- 合作主義通論 一冊 三角 王世穎著
- 中國經濟問題綱要 一冊 三角 李權時著
- 蘇俄經濟與實業政策 一冊 三角 陳彬蘇著
- 中國經濟思想小史 一冊 三角 李權時著
- 性教育 一冊 三角五分 柴福沅著
- 黨化教育 一冊 三角 徐蔚南著
- 文學 一冊 三角 徐蔚南著
- 民間文學 一冊 三角 徐蔚南著
- 文學的科學化 一冊 三角 徐蔚南著
- 科學 一冊 三角 徐蔚南著
- 科學方法 一冊 三角 胡寄南著
- 史傳 一冊 三角 胡寄南著
- 中國罷工史 一冊 三角 賀善文著
- 中國之沿革與組織 一冊 三角 陳味涼著
- 中國學生運動小史 一冊 四角 查良鑑著
- 中國佛教小史 一冊 三角 賀善文著
- 孫中山年譜 一冊 三角 賀善文著
- 生活藝術化之是非 一冊 三角 徐蔚南著

經濟

國 民 革 命 上 之

新 供 獻

最新
出版
五種釋義

國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在實現中山先生五權憲法的主張和建國方略的計畫現在特將二書以及農工商等協會章程和條例詳加註釋俾供一般新國民檢查閱讀

國民政府 **五權憲法釋義**

一册大洋三角

國民政府 **建國大綱釋義**

一册二角五分

國民政府頒布 **農民協會章程釋義**

一册一角五分

國民政府頒布 **工會條例釋義**

一册大洋一角

商民協會章程釋義

一册大洋一角

國民黨

黨員

請 備
下 列 各 書

下列各書係說明
國民黨內容及黨
員應享應盡之各
種權責所以做黨
員的果然不可不
讀就是預備入黨
的也有一讀必要

現在我們已都知道中國國民黨是救中
國的唯一大政黨我們大家應該很踴躍
的加入發揚蹈厲使黨的基礎格外穩
黨的前程格外光大一方我們做黨員
應該大家
了解他本人的工作



中國國民黨綱釋義 一角
中國國民黨必讀 一角
中國國民黨須知 一角
中國國民黨必據 一角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初版

蘇治下的勞働反對派(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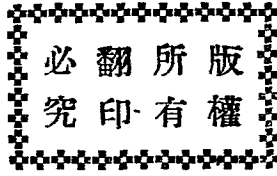
著者 陳彬蘇

出版者 共和書局

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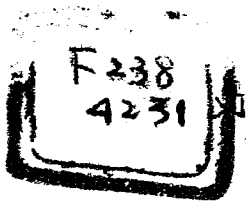
分經售處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書局



07-27-07

3



1815